

生活百味

向上的力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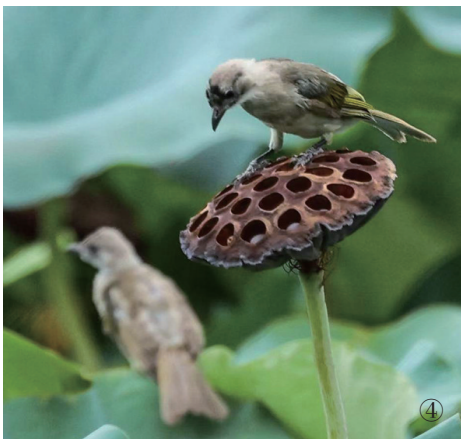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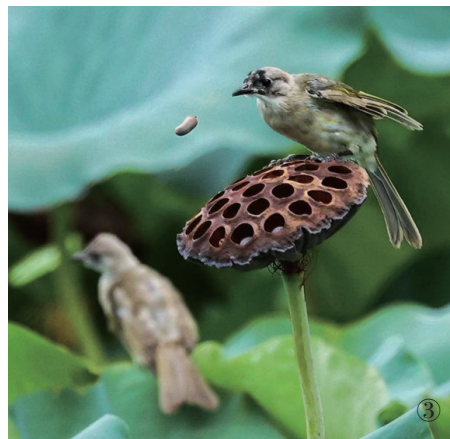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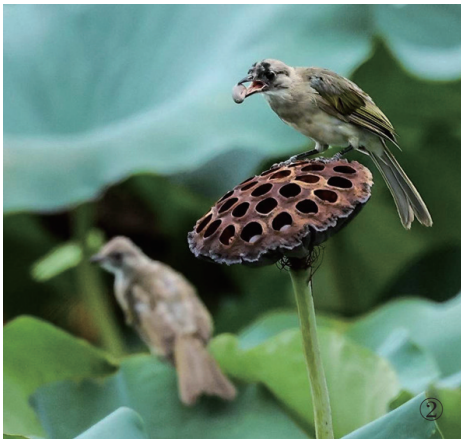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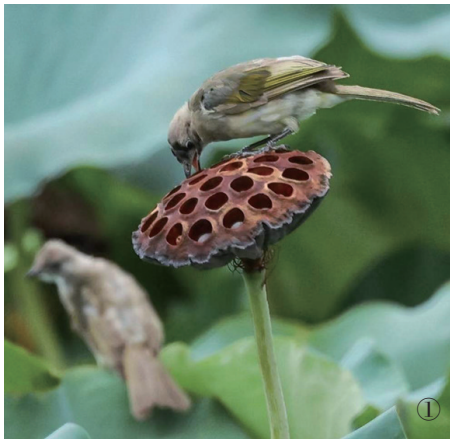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吴

因为一个人,牵挂一座城。我是深有体会的。

7月13日,蓓蓓同学通知我:要带摄制组从重庆飞来南通,寻访、拍摄实业家张謇先生的足迹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我心想:他们来为我们南通做宣传,我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。其实唯一能做的,也就是每天一大早挑点新鲜的水果,送去酒店给他们。同学是个拼命三郎,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拍摄了。除了心疼外,也暗地里埋怨她是个“周扒皮”,只让大家午间休息一会儿。闲聊中得知,他们上午拍摄结束,衣服全部湿透,不得已回酒店再换一套。我是被深深地折服了。

8月25日晚,蓓蓓很焦虑,告诉我们:重庆缙云山的山火扑灭工作进入了总攻阶段,由于地形特殊,形势很严峻,不少同事也去了现场支援、拍摄。因为之前见过大家,心中不免担心、焦虑。夜里11点多,在英勇的森林消防指战员与重庆人民的奋力拼搏下,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我特别感慨:我们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,总是能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,总是能体现军民鱼水情,总是能看到一些看似平凡、实则伟大的普通人冲锋在前……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,关键时刻总是有凝聚力、向心力。感谢我的蓓蓓同学,总用她美丽的心灵去发现美、宣传美、歌颂美,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希望她与她的团队一如既往地努力,给我们带来颂扬真善美的纪录片。



得与失



汤美玲

一场小雨,一阵阵凉风,秋意渐浓。

莲子熟了,荷塘上飘着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清甜香气。觅食的鸟儿忙碌碌,小鸟儿到嘴的莲子又丢了,好像很沮丧的样子。

小电扇



黄郑周

我家有一只台、挂两用的小电扇,它有一个让我难忘的故事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南通的住宅电话、公用电话还很少。随着通信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私宅装电话渐入高潮期。到1998年6月底,具有约70万常住人口的南通市

区,住宅电话已达10万多部,公用电话、磁卡电话已遍布城乡每一个角落。那一年,南通邮电局与江海晚报社联合举办了“电话你我他”的征文活动,征文启事见报后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就收到稿件近200篇。为了吸引广大读者关注,征文组对集满十期刊有征文报纸的江海晚报订户,赠送一只这样的小电风扇。全市数十名读者领到了这个实惠、美观的纪念品。

如今座机电话大部分

已被手机替代。但这个小电扇,让我永远记住那段电话发展史。



搭“砖机”



丁维香

小品《说事儿》里,宋丹丹说是坐专机来的,赵本山在旁边补一句,拉砖的拖拉机。笑过之余,想起来很多年前,我还真的坐过一回“砖机”。

那一年,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寒假,归心似箭。

长途汽车一大早从南京出发,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到海安。从县城到沙岗的

最后一趟班车已经开走,只好先到曲塘再想办法。到曲塘天已经黑了,离家还有15公里。所幸,搭上一辆顺路的手扶拖拉机。敞开的挂厢里装了大半厢的红砖头,还有点空的地方,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去。

冬天的晚上,气温很低,乡野的风,刺骨的寒。没有什么遮盖的东西,我坐在行李包上,蜷缩在砖堆旁,手脚冻得麻木,脸被风吹得生疼。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颠簸得厉害,还不时有

飞起的小石子从车侧旁越过,打在我的身上。环顾四周,漆黑一片,只有远处的人家星点的微弱灯火。我饥寒交迫,还伴有胡思乱想的恐惧。

40多年过去了,那交通不便、难来难去的时代,一去不返!

记忆深处

乐活人生

无心种瓜也得瓜



赵宏建



清晨,刚开门,忽听见妻子在门外一声惊呼,我戏谑说:“捡到金元宝了?这么高兴。”妻子仍然兴奋地回答:“和捡金元宝差不多,这里藏着两个香瓜。”

我一看,可不是嘛,紧靠院子水泥拦水梗里的地上,沿着水泥梗生长着一群鱼腥草,一棵香瓜藤从这里出发,蜿蜒着,最后,来到朱顶红宽阔的叶下,躺在她的怀里,结了两只香瓜,瓜皮黄白相间,瓜棱分明。妻子说:“前头章兰嫂子春上送给了我3棵香瓜秧,我栽在院子外豇豆棚下,和豇豆在一起培管、浇粪,结果3棵瓜秧一棵也没结瓜。”我说:“今年天太热,我还浇了几次水。”

“一棵枯死,一棵不打瓜纽,还有一棵嫩纽有白果大,蔫了。”妻子轻叹一声,接着说,“春天我拔草时,发现这个瓜秧,这是去年吃瓜时扔下的瓜籽,自己长出的。当时没拔掉,后来忘了,没想到居然长了两个香瓜。”

我笑着说:“这就是有心种瓜瓜不发,无心种瓜也得瓜。”

福字



毛露

吃完饭在小区路边遛弯,偶然一瞥,竟然发现了路边电箱上的树影很像福字,生活真的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